新灭绝时代

■ BRYAN WALSH / MADAGASCAR

■地理隔离使马达加斯加成为进化论者的乐园,岛上的动植物以非常原始的形态进化,包括相貌怪异的侏儒鼠狐猴——一种发出唧唧声,手掌大小的哺乳动物。它可能是这个星球上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

地球上至少约有800万个物种,你完全可以相信这些物种都能在安达斯巴找到。穿行于马达加斯加雨林,感觉就像迈入了一座生命图书馆。阳光从繁序雷文葵如丝般柔滑的边缘间擦过。这是一种濒危的棕榈科植物。在这个非洲岛屿上还发现了许多在别处已经绝迹的濒危物种。叶尾壁虎趴在树上,披着绿色的外衣。肥硕的国王变色龙懒洋洋地躺在树枝上,眼睛滴溜溜地扫视着四周,寻觅着晚餐。但是我却没有找到我最想看到的动物。不过我听到了它——那划破森林寂静的持续呻吟声。我的马达加斯加导游 Marie Razafindrasolo 发现声音来自一棵树上。那是黑白相间的马达加斯加大狐猴——狐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这是仅存于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小型灵长类。这种间隔式的叫喊声是用来警告其它同类不要靠近,以防争抢食物。但是并没有多少来自闯入者的竞争威胁。像地球上的许多其它生命一样,像马达加斯加岛上的许多其它动物一样,像许多其它种类的狐猴一样,这种狐猴已濒临灭绝,其种群数量正迅速萎缩。

1亿到80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印度大陆分离,最终漂在非洲东南海岸边,它在很多方面都像一个孤立的地球。地理隔离使马达加斯加成为进化论者的乐园,岛上的动植物以非常原始的形态进化,包括相貌怪异的侏儒鼠狐猴——一种发出唧唧声,手掌大小的哺乳动物。它可能是这个星球上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还有令人过目难忘的食肉马岛獴。它看起来像猫,体长约30英寸。岛上90%的植物和70%的动物都是这里独有的,也就是说只能在马达加斯加找到。但是这种独一无二也使岛上的生命异常脆弱。"一旦这些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它们就永远灭绝了。"保护国际 (CI) 野生生物小组主席 Russell Mittermeier 说道。

动物们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种消失也变得愈发可能。自从至少1500年前人类到来,曾经丛林密布的马达加斯加岛上80%的原生植被被砍伐或焚烧。栖息地被破坏,动物们无家可归。无限制的捕猎使许多大型物种灭绝,如今采矿、伐木和能源开发则威胁着剩余物种的生存。"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森林面积只与新泽西州一样大,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挤在这里。这让我们非常担心。" Mittermeier 说道,这位美国人已经在马达加斯加旅居了25年多。

马达加斯加是个环保热点地区,即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且环境受到显著威胁的地区。因此这是座特别但不孤单的岛屿。环保主义者预计,目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率是人类出现前的历史背景速率的1000倍。更糟糕的是,这种灭绝可能正在加速。

地球上曾有五次物种大灭绝——包括2.5亿年前的二叠纪灭绝。据估计,70%的陆生动物和96%的海洋生物在这次灭绝中消失。最近一次灭绝发生于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这次灭绝结束了恐龙时代。虽然科学家已对不到3%的现有物种的生存能力进行了直接评估,最近一次的动物种群抽样调查却显示我们可能正在进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这次大灭绝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四处游荡的小行星或威力巨大的火山爆发,而是人类自己。

随着人类数量增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渴求,特别是气候发生变化——据估算,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将会促使20%~30%的物种消失——地球上的生物资源将会枯竭。一份200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估报告指出,全球近1/4的哺乳动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包括一些濒危物种,像著名的袋獾。过度捕捞和海水酸化正威胁着金枪鱼和造礁珊瑚等海洋物种的生存。 IUCN 物种生存委员会主席 Simon Stuart 说:"几乎所有事情都在变糟,一想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就不寒而栗。"

是的,环保主义者感到不寒而栗,问题是这关我们什么事?毕竟那些曾经存在的物种现在都已经消失了。没有灭绝就没有进化。如果霍尔德里奇蟾蜍、白暨豚、金蟾蜍都灭绝了(最近几年它们的数量在急剧减少),这对我们使用灭绝这个词来谈论美国汽车产业的命运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在无数迫在眉睫的问题中,一些物种消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也是动物,像其它各种生命形式一样,我们的生存也依赖于地球。存活的物种越多,则生态系统越健康、越高产,这对我们也至关重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在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亚马逊雨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据估计高达100美元/公顷。当我们污染、砍伐森林,破坏生态网络时,就等于向地球贷了无力偿还的款,而这些贷款即将到期,然后就只能指望存在未被发现的生物可以用来提取必需药品,就像阿斯匹林的基本成分来自绣线菊,但前提是我们没有不经意地毁掉它们。"失去生物多样性会怎样对人类造成影响,关于此问题已有许多实例可以见证。" WWF 主席 Carter Roberts 说道。

森林被毁了还能长出来,空气和水被污染了还能被净化——但物种一旦灭绝就意味着永远失去。我们并不只是在讨论某些物种。事实上,环保主义者认为,我们已经处于选择期,即必须选择我们所能拯救的物种。栖息地丧失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最坏结果是几十万到几百万个物种会消失,这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未被发现的物种,而我们似乎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去。最终动物世界将会发生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我们的地球则会不可逆转地走向衰竭。人类可能会幸存下来,但是人类注定会进入自然学家 E.O. Wilson 所谓的孤独时代。

如果你关注老虎、绢毛猴、犀牛和猩猩,如果你相信地球不仅仅是67亿人类的家园,想想现在的状况,你应当感到害怕。但是我们不应当被恐惧吓倒。世界各地的环保组织正在采取新措施应对野生生物所面临的新威胁。在马达加斯加和巴西等环保热点地区,环保主义者与当地居民一起开展环保活动,确保将濒危物种保护与附近居民的福利联系起来。一项旨在避免砍伐森林的计划正深入开展着。该计划对雨林中储藏的碳进行标价,如果树木中的碳量不变,且树木没有被砍伐或焚烧,则允许该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信贷交易,由此激励各国重视环保。全球变暖使动物们为了躲避气候变化向别处迁移,环保主义者则设法为动物们创建保护通道,使动物们拥有迁移的空间。不论这些方法能否阻止第六次大灭绝的发生,能否保护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尝试。"上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但是它正在关闭。"生物多样性中心(CBD)气候、能源与空气计划小组主任 Kassie Siegel 说道。

Mittermeier 称马达加斯加为"热点中的热点",所有最新计划都能在这里试行。环保被各国政府冷落了几十年后,马达加斯加总统 Marc Ravalomanana 于2003年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将保护区面积扩大两倍。这项决定使安达斯巴等国家公园获得了资金援助,从而保护了这座岛上仅剩的未被破坏的森林。"只有拯救了栖息地,才能拯救物种。"WWF 的 Roberts 说道。

(编译:yuermoon)

自然

艺术不插电

■Marcel Grzanna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几周之后这里将迎来上百万观众。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强大的观众群体更重要,这对年仅27岁的青年艺术家茶拓笔(Tobias Zaft)来说也不例外。他无疑是个幸运儿,这次机遇对他来说意味着突破。他的舞台居然是北京一座摩天大楼的外墙,上面带有巨大的高科技屏幕。这可以说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块LED外墙,它高107米、宽130米,其中LED覆盖面积约为16.657平方米,目前还没有其他大厦能比得上它。对于茶拓笔这样的影像艺术家来说,没有比这儿更理想的舞台了。

这座大厦渴望被关注:它位于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北四环中段,每天这里都有超过350万辆私家车路过。每天的高峰期,这里都免不了堵满缓慢前进的汽车,六车道的柏油路看上去就是一个超级停车场。二月初时,当茶拓笔开着车,路过这座刚刚投入使用的大厦时,看到外墙上闪烁着中英文的新年祝福,他仿佛触电一般:"我立即感觉到,这应该是我的显示屏!"下一个出口,他开进了辅路。

茶拓笔的福星是一位名叫李鹏洋的年轻企业家,他是金长安大厦的运营负责人。二月的一天,一位安保人员敲开了李鹏洋的门,告诉他外面来了一个德国艺术家,想与大厦负责人谈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请他离开",李鹏洋回忆到,但是好奇心又驱使他,去会一会这个德国人。李鹏洋请茶拓笔坐下来……

茶拓笔兴致勃勃的样子感染了李鹏洋,他的想法更说服了李鹏洋。同一天下午,他就得到了执行董事长的批准,在这个月里,茶拓笔可以在他们的大楼上"试一把"。

于是,在这两座大厦的墙体上出现了两只大手,他们不停地相互变换着"石头、剪子、布"的游戏,这就相当于德国的"Schnick, Schnack, Schnuck",而在中国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做"钉杠锤"。这三个手势表示的是,当两个人发生分歧时,通过这三个手势来作出决定。游戏规则很简单:剪子能剪破布,但是却硬不过石头,而布又能包裹住石头。所以每个手势都能压住另一个,同时也有自己不能逾越的"天敌"。"非常特别的一点是,石头、剪子、布这样的游戏全球通行。人们是否操着同一种语言,能否顺畅交流,都不是问题。"茶拓笔解释说。

出生于汉堡的茶拓笔开始在四环路边上实践自己的创意,他在金长安这个项目上收获的经验,要比在北京已经两年的艺术实践中所有经历加起来还多。前不久,他的部分作品参加了在798艺术区一家画廊里举办的展览。预展时还一切正常,但是不知道画廊方面从何时开始关上了电源,对于装置作品来说,没有了电,就好像把画家的作品挂在漆黑的屋子里一样。茶拓笔几个星期之后才发现这种荒谬的做法,当然画廊只能对艺术家再三表示歉意。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每天为了展示电脑制作的艺术品而持续用电,简直就是一件昂贵又不划算的买卖。

去年夏天还有一个展览,茶拓笔也是在一间更大的画廊里举行展览。这里的经理非常合作,他们显然对德国人的想法更感兴趣。但是当茶拓笔真正开始时,画廊通知他,需要每天支付四位欧元数的高昂租金,这对于一位依靠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奖学金来到中国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无法想象。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当时有了这种感觉,中国的艺术空间里有着太多的商业味儿了。"茶拓笔不无遗憾地说。

不过这样的经验不仅来自于社会,他在中国的大学里就已经感受到了。当他在中央美院(CAFA)的留学进修时,他就发现他的许多中国同学并不热心于发展自己的风格和创作,而是努力研究近些年的最热门、最有利可图的收藏走向。如果大学鼓励学生们向着如此实用的方向发展,很快他们就会因为缺乏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而被淘汰。"而且油画就是油画,其他的艺术形式在这里并不被重视。"茶拓笔抱怨说。当他将自己的电脑与颜料碟放在一起时,大多数同学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电脑也能算是艺术?他们很怀疑。

"在中国,满足教授的审美很重要,但是这不是我的艺术表达。"他说。在一个学期之后,他从中央美院退学,于是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其他艺术项目的创作。2009年6月,茶拓笔将参加另一个德中两国的经济文化项目"德中同行",到时会有他的另一个影像艺术展,100个屏幕上将会展现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厨房、浴室和起居室等等。有一家德国著名企业已经决定,对他的项目进行资助。

(编译:宁宵宵)

评论